

那先比丘經



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

自歸於佛 當願眾生 紹隆佛種 發無上意

自歸於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

自歸於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

那先比丘經

失譯人名附東晉錄

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，諸比丘僧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諸天、王、大臣、長者、人民，及事九十六種道者，凡萬餘人，日於佛前聽經。

佛自念：人眾日多，身不得安。

佛意欲捨人眾去，到閑屏處，坐思惟念道。

佛即捨人眾去，入山至校羅叢樹間，其樹有神。佛坐其下，思念清淨之道。

去叢樹不遠，有群象五百餘頭，中有象王，賢善知善惡之事，譬如人狀。

象輩眾多，周匝象王邊，中有雄雌、長齒中齒少齒者。

象王渴欲行飲水。時，諸小象走，居前入水飲。飲已，於水中走戲，撓撈水令濁惡。象王不能得清水飲。

象王飢，欲行食草。諸小象復走，居前食啖美草，走戲蹈踐其上。象王不能得淨草食。

象王自念：我群眾多患，是諸象及小象子撓水令濁、令草不淨。而返常飲濁水食足踐之草。

象王自念：我欲棄是諸象去，至一屏處快耶！

象王即棄群而去，轉行入山，到校羅叢樹間。

象王見佛，佛坐樹下，心大歡喜，則前至佛所，低頭屈膝，為佛作禮，却在
一面住。

佛自念：我棄眾人，來在是間。象王亦復棄眾象，來到是樹間，其義適同。

佛為象王說經言：佛於人中最尊，象王於諸象中亦尊。

佛言：我心與象王心，適相中合。我與象王，俱樂是樹間。

象王聽經竟，心即開解，曉知佛意，便視佛所徜徉經行處，以鼻取水灑地、
以鼻撈草掃地、以足蹈地令平好。

象王日朝暮承事。如是久後，佛便取無為泥洹道去。

象王不知佛處，為周旋行求，索佛不得，啼泣愁憂不樂，不敢食飲。

時，國中有佛寺舍在山上，名迦羅洹。中有五百沙門共止其中，皆已得阿羅漢道，常以月六齋日誦經至明時。

象王亦在山上，近於寺邊。象王知有六齋日誦經，至其日，象王常行入寺聽經。

諸沙門知象王喜聽經，欲誦經時須象王來到乃誦經。

象王聽經徹明，不睡不臥，不動不搖。

象王數聞經承事佛故，久後象王亦以壽終死，便得為人作子。生婆羅門家，不復聞佛經，亦不見沙門。便棄家入深山，學婆羅門道，在山上止。

近比亦有一婆羅門道人俱在山上，相與往來，共為知識。

其一人自念：我厭世間縣官憂苦老病死，後當入地獄、餓鬼、畜生貧窮中。

用是故，我除頭鬚、被袈裟作沙門，求度世無為道。

其一人自念：我願欲求作國王得自在，令天下人民皆共屬我隨我教令。

兩人共願如是。久後二人各復壽終，得於世間作人。

其一人前世宿命欲求作國王者，生於海邊為國王太子，父母便字子為彌蘭。

其一人前世宿命欲求度世無為泥洹道者，生於天竺罽賓縣，父母便字為陀獵。生便被袈裟俱生。所以與袈裟俱生者，本宿命所願。

其家有一象王亦同日生，天竺名象為那。父母便因象，字其子名為那先。

那先長大，年十五六。有舅父，字樓漢。樓漢作沙門，有絕妙之才，世間無比，眼能徹視、耳能徹聽、自知所從來生，行即能飛，出能無間、入無孔，自在變化無所不作，天上天下人民及蜎飛蠕動之類心所念，樓漢皆預知之。

那先便自往到舅父，計自說言：我意佛道，欲除頭鬚、被袈裟作沙門。今我當為舅父作弟子。寧可持我作沙門耶？

樓漢知那先宿命作善有慧，甚重哀之，因聽令作沙彌。

那先始作小沙彌，受十戒，日誦經學問，思惟經戒，即得四禪，悉知諸經，獨未受大沙門戒。

於時，國山中有佛寺舍，名曰憇禪。憇禪寺中有五百沙門，皆得阿羅漢道。中有第一阿羅漢名頽陂曰，能知天上天下去來見在之事。

那先年滿二十，因作大沙門，受大沙門戒，便到憇禪寺中至頽陂曰所。

時，五百阿羅漢適以十五日說大沙門戒經在講堂上坐，大沙門皆入，那先亦在其中。

眾沙門悉坐，頽陂曰悉視坐中諸沙門心皆是阿羅漢，獨那先未得羅漢道。

頽陂曰便說譬喻經言：若入折米，米正白中有黑米，即別不好。今我坐中皆清白，獨那先為黑，未得阿羅漢道。

那先聞頽陂曰說經如是，大愁便起，為五百沙門作禮已即出去。

那先自念：我不宜在是座中坐，我亦未得度脫，其餘沙門皆已度脫。譬若眾師子中有狐狗，今我亦如是。我從今不得道者，不復入眾中坐也。

頽陂曰知那先意，便呼那先著前，以手摩那先頭：汝今得阿羅漢不久，勿愁憂也。

頽陂曰便欲坐止那先。

那先復有一師，年八十餘，字迦惟曰。其縣中有一優婆塞，大賢善，常日飯

迦惟曰、弟子。

那先至為師持應器行取飯具，師令那先口含水行到優婆塞家取飯具。

優婆塞見那先年少端正，行與人絕異，宿知有慧，預聞有明志之名、能說經道。

優婆塞見那先入其舍中，便即起立前為作禮，却又手言：我飯諸沙門日久，未嘗有為我說經者。今我從那先求哀，願為我說經，解我愚癡。

那先即自念：我受師教，令我口含水不得語。我今吐水者，為犯師戒。如是當云何？

那先念：優婆塞亦高才有志，我為其說經，想即得道。

那先便吐水而坐，即為說經：人布施作善，奉行經戒，今世安隱、後世便生

天上。下生人中，即當明慧富貴，後不復入地獄、餓鬼、畜生中。人不奉行經戒者，於今世苦，後世復墮三惡道中，無有出時。

優婆塞聞經，心即歡喜。

那先知優婆塞心歡喜，便復說深經言：世間萬物皆當過去，無有常在者。萬物過去皆苦，世間人身亦如是。世間人皆言：是我身、過我許。是皆不得自在泥洹道者。最樂泥洹者，不生不老不病不死不愁不憂，諸惡勤苦皆悉消滅。

那先說經已，優婆塞即得第一須陀洹道，那先亦自得須陀洹道。

優婆塞大歡喜，便為那先好美飯。

那先語優婆塞：先取具著師鉢中。

那先飯竟，澡漱訖畢，持飯具還與師。

師見飯具，言：若今日持飯具來，大好。已犯眾人約，當逐出汝。

那先愁不樂。

師言：會眾比丘僧眾。

比丘僧悉會坐，師言：那先犯我曹眾人約來，當共逐出，不得止眾中也。

頹陂曰說譬喻言：如人持一箭射兩準。如是曹人，不應逐出也。那先自說得道，亦令優婆塞得道，不應逐出。

那先師迦維曰言：正使一箭中百準，會為眾人約，不得留止。餘人悉不能如那先得道，當已絕後。不逐出那先者，餘人復效，無以却後。

眾坐中皆默然，隨師教，即逐出那先。

那先便以頭面著師足，起遍為眾比丘僧作禮，禮竟便去，入深山中坐樹下，

晝夜精進念道不懈，便自成得阿羅漢道，能飛行亦能眼徹視耳徹聽，亦能知他人心中所念，自知前世所從來生。得阿羅漢已，便即來還入憇禪寺中，諸眾比丘僧中叩頭求哀悔過憇禪諸比丘僧。諸比丘僧即聽之，那先作禮竟，便出去。

那先轉行入諸郡縣街曲里巷，為人說經戒，教人為善。中有受五戒者、中有得須陀洹道、中有得斯陀含道者、中得阿那含道者。中有作沙門，得阿羅漢道者。

第一四天王、第二忉利天帝釋、第七梵天王皆來到那先前作禮，以頭面著足却坐，那先皆為諸人說經，名字徹聞四天。

那先所行處，諸天、人民、鬼神、龍見那先，無不歡喜者，皆得其福。

那先便轉到天竺舍竭國，止泄坻迦寺中。

有前世故知識一人，在海邊作國王太子名彌蘭。彌蘭小小好喜讀經學異道，悉知異道經法，難異道人無有能勝者。

彌蘭父王壽終，彌蘭即立為國王。王問左右邊臣言：國中道人及人民，誰能與我共難經道者？

邊臣白王言：有。有學佛道者，人呼為沙門，其人智慧博達，能與大王共難經道。今在北方大秦國，國名舍竭古王之宮。其國，中外安隱，人民皆善。其城四方，皆復道行，諸城門皆彫文刻鏤。宮中婦女，各有處所。諸街市里，羅列成行。官道廣大，列肆成行。象馬車步，男女熾盛，乘門道人親戚、工師細民，及諸小國，皆多高明。人民被服五色焜煌，婦女傅白皆著珠環，國土高燥珍寶眾多，四方賈客賣買皆以金錢，五穀豐賤，家有儲畜，市邊羅賣。諸美羹

飯飢即得食，渴飲蒲萄雜酒，樂不可言。

其國王字彌蘭，以正法治國。彌蘭者，高才有智，明世經道，能難去來見在之事，明於官事戰鬥之術，智謀無不通達。時，王出城遊戲，諸兵眾屯繞外。

其王心自貢高：我為王，能答九十六種經道。人所問不窮，人心適發，便豫知所言。

王語諸傍臣曰：尚早入城，亦無所作。是間寧有明經道人沙門能與我共難經說道者無？

王傍臣名沾彌利望群，沾彌利望群，白王言：然。有沙門字野憇羅，大明經道，能與王共難經說道。

王便敕沾彌利望群行往請來。

沾彌利望群即行請野憇羅，言：大王欲見大師。

野憇羅言：大善。王欲相見者，當自來耳。我不往也。

沾彌利還白王如是。

王即乘車，與五百騎共往到寺中。王與野憇羅相見，前問訊已便就坐，五百騎從悉皆亦坐。

王即問野憇羅言：卿用何故棄家捐妻子，剃頭鬚、被袈裟，作沙門乎？卿所求何等道？

野憇羅報王：我曹學佛道行忠政，於今世得其福，後世亦得其福。用是故，我除頭鬚、被袈裟作沙門。

王問野憇羅言：有人白衣有妻子，於家有妻子行忠政，於今世得其福不？後

世亦得其福不？

野憇羅言：「白衣於家有妻子，有行忠政，於今世得福，於後世亦得其福。

王言：白衣於家有妻子，有行忠政，於今世後世，同得其福。卿無故而棄妻子，除頭鬚、被袈裟作沙門為？

野憇羅便默然，無以報王。

傍臣白言：是沙門大明健有智，迫促未及說耳。

王傍臣舉手言：王得勝！王得勝！

野憇羅便默然受負。

王即左右顧視諸優婆塞，諸優婆塞面亦不慚。

王念：是諸優婆塞面亦難慚者，獨復有明經健沙門能與我相難者耳！

王語沾彌利寧：復有明慧沙門能與共難經說道者無？

時，那先者，諸沙門師，常與諸沙門俱出入，諸沙門皆使說經。

那先時皆知諸經要難，能說十二部經，說經而種種別異章斷句解已，知泥洹之道，無有能窮者、無有能得勝者，能解諸疑、能明思者，所言智如江海，能伏九十六種道，為佛四輩弟子所敬、為諸智者所歸仰，常以經道教授人。

那先來到舍竭國，其所相隨弟子皆復高明，那先如猛師子。

沾彌利白王：有異沙門，字那先，智慧深妙，明諸經要，能解諸疑、無所不通，能與王共難經道。

王問沾彌利：審能與我共難經道不？

沾彌利應：唯然。能與王共難經道。尚能與第七梵天共難經道，何況於人！

王即敕沾彌利便行請那先來。

沾彌利即往到那先所白言：大王欲相見。

那先即與諸弟子相隨到王所。

王雖未嘗與那先相見。那先在眾人中，被服行步，與人絕異。王遙見隱知是那先。

王自說言：我前後所見人眾大多、入大座中大多，未嘗自覺恐怖如今日見那先。那先今日定勝我，我定不如矣。我心惶惶不安也。

沾彌利白王言：那先已來在外。

那先既至，王問沾彌利：何所是那先者？

沾彌利因指示王，王即大歡喜：正我所隱者，竟是那先。

王即見那先衣被行步與眾人絕異。

那先即到前，相問訊語言，王便大歡喜，因共對坐。

那先語王言：佛經說言：「人安隱，最為大利。人知厭足，最為大富。人有所信，最為大厚。泥洹道者，最為大快。」

王便問那先：卿字何等？

那先言：父母字我為那先，便呼我為那先。有時，父母呼我為維先、有時父母呼我為首羅先、有時父母呼我維迦先。用是故，人皆識知我。世間人，皆有是字耳。

王問那先：誰為那先者？

王復問言：頭，為那先耶？

那先言：頭，不為那先也。

王復問：眼耳鼻口，為那先耶？

那先言：眼耳鼻口，不為那先。

王復問：頸項肩臂足手，為那先耶？

那先言：不為那先。

王復問：髀脚，為那先耶？

那先言：不為那先。

王復問：顏色，為那先耶？

那先言：不為那先。

王復問：苦樂，為那先耶？

那先言：不為那先。

王復問：善惡，為那先耶？

那先言：不為那先。

王復問：身，為那先耶？

那先言：不為那先。

王復問：肝肺心脾脈腸胃，為那先耶？

那先言：不為那先。

王復問：顏色苦樂善惡身心合，是五事，寧為那先耶？

那先言：不為那先。

王復問：假使無顏色、苦樂、善惡、身心、無是五事，寧為那先耶？

那先言：不為那先。

王復問：聲響喘息，為那先耶？

那先言：不為那先。

王復問：何所為那先者？

那先問王言：名車，何所為車者。軸，為車耶？

王言：軸，不為車。

那先言：輞，為車耶？

王言：輞，不為車。

那先言：輻，為車耶？

王言：輻，不為車。

那先言：轂，為車耶？

王言：轂，不為車。

那先言：轆，為車耶？

王言：轆，不為車。

那先言：輓，為車耶？

王言：輓，不為車。

那先言：輿，為車耶？

王言：輿，不為車。

那先言：扛，為車耶？

王言：扛，不為車。

那先言：蓋，為車耶？

王言：蓋，不為車。

那先言：合聚是諸材木著一面，寧為車耶？

王言：合聚是諸材木著一面，不為車也。

那先言：假令不合聚是諸材木，寧為車耶？

王言：不合聚是諸材木，不為車。

那先言：音聲，為車耶？

王言：音聲，不為車。

那先言：何所為車者？

王便默然不語。

那先言：佛經說之：「如合聚是諸材木用作車，因得車。」人亦如是，合聚頭面耳鼻口、頸項肩臂、骨肉手足、肝肺心脾腎腸胃、顏色聲響喘息、苦樂善惡，合聚名為人。

王言：善哉！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能與我共難經說道不？

那先言：如使王持智慧與我相問者，能相難。王持驕貴者意，不能相難。

王問那先言：智者，諸何等類？

那先言：智者，談極相詰語、相解語、相上語、相下語、有勝有負、正語不正語、自知是非，是為最智。智者，不用作瞋怒。智者如是。

王復問那先言：王者語，何等類？

那先言：王者語，自放恣。敢有違戾不如王語者，王即強誅罰之。王者語，如是。

王言：願用智者語，不用王者語。莫復持對王者意與我語，與我語當如與諸沙門語、當如與諸弟子語、當如與諸優婆塞語、當以與眾沙門給使者語，無得懷恐怖極正心，當相開悟。

那先言：大善。

王言：我欲有所問。

那先言：王便問。

王言：我已問。

那先言：我已答。

王言：答我何等語？

那先言：王亦問我何等語？

王言：我無所問。

那先言：無所答。

王內自思惟念：是沙門大高明慧。我甫始當多有所問。

王意自念：日欲冥，當云何？明日當請那先歸於宮中，善相難問。

王告沾彌利：語那先「今日迫冥，明日相請歸於宮中，善相難問。」

沾彌利望群即白那先言：日欲冥，王當還宮。明日王欲請那先。

那先言：大善。

王即騎馬還宮。

於馬上王續念那先字，意念欲言那先。那先念至明日。

明日，沾彌利望群及傍臣白言王：審當請那先不？

王言：當請之。

沾彌利望群言：請者，當使與幾沙門俱來？

王言：在那先，欲與幾沙門俱來耳。

王主藏者名慳，慳白王言：令那先與十沙門俱來可耳。

王復言：聽那先欲與幾沙門俱來耳。

慳復白王言：令那先與十沙門俱來可。

王復言：聽那先自在欲與幾沙門俱來。

慳復白王：令那先與十沙門俱來可耳。

王聞慳語大數，王便瞋怒慳所：汝真慳無輩。汝字為慳，不望汝強惜王物，自汝物當云何。汝不知逆我意，當有誅罰之罪？

王言：可去，哀赦汝罪。今我作王，為不能堪飯沙門耶！

慳便慚愧，不敢復語。

沾彌利望群即往到那先所，便前作禮白言：大王請那先。

那先言：王當令我與幾沙門俱行？

沾彌利望群言：自在，那先欲與幾沙門俱行。

那先便與野耜羅等八十沙門俱行。

沾彌利望群悉俱行，旦欲入城。

沾彌利望群道中並問那先：昨日對王言無有，何用為那先？

那先問沾彌利望群：卿意何所為那先者？

沾彌利望群言：我以喘息出入命氣為那先。

那先問沾彌利望群言：人氣一出，不復還入。其人寧復生不？

沾彌利望群言：氣出不還，定為死也。

那先言：如人吹筳，氣一出不復還入。如人持鍛金笛吹火，氣一出時寧得復還入不？

沾彌利望群言：不復還入。

「如人以角吹地，氣一出時，寧復還入不？」

沾彌利望群言：不復還入。

那先言：同氣出不復還入。人何以故猶不死？

沾彌利望群言：喘息之間我不能知，願為我曹解說之。

那先言：喘息之氣，皆身中事。如人心有所念者，舌為之言，是為舌事。意有所疑，心念之，是為心事。各有所主。分別視之皆空，無有那先也。

沾彌利望群心即開解，便受五戒為優婆塞。

那先便前入宮，到王所上殿，王即為那先作禮而却。

那先即坐，八十沙門皆共坐。王極作美飯食，王手自著那先前飯眾沙門。飯食已竟，澡手畢訖，王即賜諸沙門人一張褻袈裟、革屣各一量。賜那先、野憇羅，各三領袈裟、各一量革屣。

王語那先、野憇羅言：留十人共止，遣餘人令去。

那先即遣餘沙門令去，留十人共止。

王敕後宮諸貴人妓女：悉於殿上帷中，聽我與那先共難經道。

時，貴人妓女悉出殿上帷中，聽那先說經。

時，王持座坐於那先前。王言：當說何等？

那先言：王欲聽要言者，當說要言。

王言：卿曹道何等最要者？用何等故作沙門？

那先言：我曹欲棄世間勤苦，不欲更後世勤苦。用是故，我曹作沙門。我曹用是，為最要善。

王言：諸沙門皆不欲更今世後世勤苦故作沙門耶？

那先言：不悉用是故作沙門。沙門有四輩。

王言：何等四？

那先言：中有負債作沙門、中有畏縣官作沙門者、中有貧窮作沙門者、中有真欲棄滅今世後世勤苦故作沙門。

那先言：我本至心求道故作沙門耳。

王言：今卿用道故作沙門耶？

那先言：我少小作沙門。有佛經道及弟子，諸沙門皆多高明。我從學經戒入我心中。以是故，棄今世後世勤苦故作沙門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問言：寧有人死後，不復生者不？

那先言：中有於後世生者、中有不復生者。

王言：誰於後世生者？誰不復生者？

那先言：人有恩愛貪欲者，後世便復生。人無恩愛貪欲者，後世不復生也。

王言：人一心念正法善故，後世不復生耶？

那先言：人一心念正法，念善智慧，及餘善事故，後世不復生。

王言：人一心念正法，善與智慧，是二事，其義寧同不？

那先言：其義各異不同。

王問那先：牛馬六畜，頗有智、無有智？

那先言：牛馬六畜，各自有智，其心不同。

那先言：王曾見穫麥者不？左手持麥、右手刈之。

那先言：智慧之人斷絕愛欲，譬如穫麥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何等為餘善事者？

那先言：誠信、孝順、精進念善、一心、智慧，是為善事。

王言：何等為誠信者？

那先言：誠信者，無所復疑，信有佛、有佛經法、信有比丘僧、信有阿羅漢、信有今世、信有後世、信有孝順父母、信有作善得善、信有作惡得惡。

得信，是以後心便清淨，即去離五惡。

何等五惡？一者貪婬、二者瞋恚、三者睡眠、四者戲樂、五者所疑。

人不去是五惡，心意不定。去是五惡，意便清淨。

那先言：譬如遮迦越王車馬人從瀾渡水，令水濁惡。過渡以去，王渴，欲得水飲。王有清水珠，置水中，水即為清，王便得清水飲之。

那先言：人心有惡，譬如濁水。佛諸弟子得度死生之道，心以清淨，如珠清水。人却諸惡，誠信清淨，譬如明月珠。

王言：善哉！善哉！

王問言：人精進誠信者，云何？

那先言：佛諸弟子自相見輩中，脫諸惡心。中有得須陀洹者、中有得斯陀含者、中有得阿那含者、中有得阿羅漢者、中有因相效奉行誠信者，皆亦得度世道。

那先言：譬如山上大雨，其水下流廣大，兩邊人俱不知水深淺，畏不敢渡。如有遠方人來視水，隱知水廣狹深淺，自知力勢能入水，便得渡過。兩邊人眾便效，隨後亦得渡去。佛諸弟子亦如是，見前人淨心，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

那含、阿羅漢道，皆從善心精進所致也。佛經言：「人有誠信之心，可自得度世。」道人能制止却五所欲，自知身苦者，乃能得度世。人皆從智慧，成其道德。

王言：善哉！善哉！」

王言：何等為孝順者？

那先言：諸善者，皆為孝順。凡三十七品經，皆由於孝順為本。

王言：何等為三十七品經？

那先言：有四意止、有四意斷、有四神足、有五根、有五力、有七覺意、有八種道行。

王復問那先言：何等為四意止者？

那先報王言：佛說：①身身觀止，②觀痛痒痛痒止，③觀意意止，④觀法法止。是為四意止。

王復言：何等為四意斷？

那先言：佛說已分別止四事不復念，是為四意斷。以得四意斷，便自得四神足念。

王復問：何等為四神足念？

那先言：①眼能徹視，②耳能徹聽③能知他人心中所念，④身能飛行。是為四神足念。

王復問：何等為五根者？

那先言：①眼見好色惡色，意不貪著。是為根。②耳聞好聲惡罵聲，意不貪

著。是為根。③鼻聞香臭，意不貪著。是為根。④口得美味苦辛，意不貪著。是為根。⑤身得細滑，意亦不喜；身得麤堅，意亦不惡。是為五根。

王復問：何等為五力者？

那先言：①能制眼，②能制耳，③能制鼻，④能制口，⑤能制身，令意不墮。是為五力。

王復問：何等為七覺意者？

那先言：①意覺意，②分別覺意，③精進覺意，④可覺意，⑤猗覺意，⑥定覺意，⑦護意。是為七覺意。

王復問：何等為八種道行？

那先言：①直見，②直念，③直語，④直治，⑤直業，⑥直方便，⑦直意，

⑧直定。是為八種道行。

凡是三十七品經，皆由孝順為本。

那先言：凡人負重致遠，有所成立，皆由地成。世間五穀樹木，仰天之草，皆由地生。

那先言：譬如師匠圖作大城，當先度量作基址已，乃可起城。

那先言：譬如伎人欲作，當先淨除地平乃作。佛弟子求道，當先行經戒、念善因、知勤苦，便棄諸愛欲，便思念八種道行。

王言：當用何等，棄諸愛欲？

那先言：一心念道，愛欲自滅。

王言：善哉！善哉！

王復問言：何等為精進者？

那先言：持善助善，是為精進。

那先言：譬如垣牆欲倒，從邊拄之。舍欲傾壞，亦復拄之。是為精進。

那先言：譬如國王遣兵，有所攻擊。兵弱欲不如，王復遣兵往助之，兵便得勝。人有諸惡，如兵少弱時。人持善心，消滅惡心，譬如王增兵得勝。持五善心，消五惡心，譬如戰鬥得勝。是為精進助善，如是。

那先言：精進所助，致人善道已，得度世道，無有還期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：何等為意當念諸善事者？

那先言：譬如人取異種花，以縷合連繫之，風吹不能散。

那先復言：譬如王守藏者，知王帑藏中金銀珠玉、瑠璃珍寶，有其多少。道人欲得道時，意念三十七品經，譬如如是。正所謂念度世之道者也。人有道意，因知善惡，知當可行、知當不可行，分別白黑，自思惟以後，便棄惡就善。

那先言：譬如王有守門者，知王有所敬者、知王有所不敬者，知有利王者、知有不利王者。守門者知王所敬者、知利王者便內之，知王不敬者、知不利王者，守門者即不內。

那先言：人持意亦如是，諸善者當內之，諸不善者不當內。守意制心，譬亦如是。

那先說經言：人當自堅守護其意，及身中六愛欲持意堅守，自當有度世時。

王言：善哉！善哉！

王問那先言：何等為一其心者？

那先言：諸善中，獨有一心，最第一。人能一其心，諸善皆隨之。

那先言：譬如樓陛，當有所倚。諸為善者，皆著一心。

那先言：譬如王將四種兵出行戰鬥，象兵、馬兵、車兵、步兵，皆導引王前後。佛諸經戒及餘善事，皆隨一心，亦譬如兵。

那先說經言：諸善中，一心為本。學道人眾多，皆當先歸一心。人身生死過去，如水下流。前後相從，無有住時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：何等為智慧者？

那先言：我前說已，人有智慧，能斷諸疑、明諸善事，是為智慧。

那先言：譬如持燈火入冥室。火適入室，便亡其冥、自明明。人有智慧，譬如火光。

那先言：譬如人持利刀截木。人有智慧，能截斷諸惡，譬如利刀。

那先言：人於世間，智慧最為第一。人有智慧，能得度脫生死之苦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言：那先前後所說經種種別異，但欲趣却一切惡耶？

那先言：然。佛經所說種種諸善者，但欲却一切惡也。

那先言：譬如王發四種兵，雖行戰鬥，初發行時意但欲攻敵耳。佛所說經種種諸善，但欲共攻去一切惡耳。

王言：善哉！善哉！那先說經甚快也。

王復問那先言：人死所趣善惡之道，續持故身神行生耶？更貿他神行生耶？

那先言：亦非故身神，亦不離故身神。

那先因問：王身小時，哺乳時身，至長大時，續故身非？

王言：小時身異。

那先言：人在母腹中，始隨精時至精濁時，故精耶？

異也。

堅為肌骨時，故精耶？

異也。

初生時至年數歲時，故精耶？

異也。

如人學書時，傍人寧能代其工不？

王言：不能代其工。

那先言：如人犯法有罪，寧可取無罪之人代不？

王言：不可。

那先以精神、罪法語王，王意不解。王因言：如人問那先，那先解之云何？

那先言：我故小時身耳，從小至大續故身爾。大與小時，含為一身養，是命所養。

那先問王言：譬如人燃燈火，寧至天明不？

王言：燃燈油至明。

那先言：燈中炷火至一夜時，續故火光不？至夜半時，故火光不？至明時，

故火光不？

王言：非故火光。

那先言：燃燈從一夜至夜半，復更燃燈火耶？向晨時復更燃燈耶？

王言：不中夜起更燃，火續故，一炷火至明耳。

那先言：人精神展轉相續，亦譬如是一者去、一者來。人從精神生至老死後，精神更趣所向生，展轉相續，是非故精神亦不離故精神。人死以後，精神乃有所趣向生。

那先言：譬如乳湏化作酪，取酪上肥煎成醍醐，寧可取醍醐與酪上肥還復名作乳湏？其人語寧可用不？

王言：其人語不可用。

那先言：人神乳湏，從乳湏成酪、從酪成肥、從肥成醍醐。人神亦如是，從精神生、從生至長、從長至老、從老至死，死後神更復受生，一身死當復更受一身。譬如兩炷更相燃。

王言：善哉！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人有不復於後世生者，其人寧能自知不？

那先言：然。有能自知者。

王言：用何知之？

那先言：其人自知無恩愛、無貪欲、無諸惡用。是故，自知後世不復生。

那先問王：譬如田家，耕犁種穀，多收斂著箠中。至後歲，不復耕不復種，但仰箠中穀食。其田家寧復望得新穀不？

王言：其田無所復望。

那先言：其田家何用知不復得穀？

王言：其田家不復耕、不復種。故無所望。

那先言：得道亦如是。自知已棄捐恩愛苦樂、無有貪心。是故，自知後世不復生。

王復言：其人於後世不復生者，於今寧有智異於人不？

那先言：然。有智異於人。

王言：寧能有明不？

那先言：然。有明。

王言：智與明，有異同乎？

那先言：智與明等耳。

王言：有智明者，寧悉知萬事不？寧有所不及知不？

那先言：人智，有所及、有所不及。

王言：何等為智有所及、有所不及？

那先言：人前所不學，前所不及知。人前所學，前所及知。智者所見人及萬物，皆當過去歸空、不得自在。人心所貪樂，皆種苦本，從是致苦。慧者知非常成敗之事，是智為異於人。

王問言：人有智慧，癡愚所在？

那先言：人有智慧，諸愚癡皆自消滅。

那先言：譬如人持燈火入冥室，室中皆明，冥即消滅。智如是，人有智慧，

諸癡愚皆悉消滅。

王言：人智，今為所在？

那先言：人行智以後智便消滅，智所作者故作。

那先言：譬如人夜於火下書，火滅字續在。智者如是，有所成已智便消滅，其所作續在。

王言：智有所成已便自滅，是何等語？

那先言：譬如人備火，豫作戒火五瓶水。如有失火者，其人持五瓶水水滴滅火。火滅以後，其救火人寧復望得完瓶歸家用不？

王言：其人不復望，瓶破火滅，豈復望瓶耶？

那先言：道人持五善心消滅諸惡，亦譬如瓶水滅火。

王言：何等為五善？

那先言：①信善有惡，②不毀經戒，③精進，④有慧念善，⑤一心念道。為是五善。

人能奉行是五善者，便得智慧，便知身及萬物非常，便知苦不得自在，便知空無所有。

那先言：譬如醫師持五種藥詣病者家，以藥飲病人。病者飲藥得愈，醫寧復望得故藥復行治人不？

王言：不復望得故藥。

那先言：五種藥者，如五善智。其醫者，如求道人。其病者，如諸惡。愚癡者，如病人。得道度世者，如病得愈人。智所成致，人度世道。人已得道，智

亦自滅。

那先言：譬如健鬥人把弓持箭前行向敵，以五箭射敵得勝。其人寧復望箭歸歸不？

王言：不復望箭。

那先言：五箭者，人五智也。智人從智得道，如健鬥得勝敵家。諸惡者，如諸惡。道人持五善心，滅却諸惡。諸惡皆滅，善智即生。人從善智得成度世，道者常在不滅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言：如人得道後世不復生者，後寧復更苦不？

那先言：或有更苦者，或有不更苦者。

王言：更苦、不更苦云何？

那先言：身更苦耳，心意不更苦。

王言：身更苦、心意不更苦，云何？

那先言：身所以更苦者，其身見在故更苦。心意棄捐諸惡、無有諸欲，是故不復更苦。

王言：假令得道人不能得離身苦者，是為未得泥洹道耶？

王言：人得道已，無所恩愛，身苦意安，何用為得道？

王言：假令人得道已成，當復何留？

那先言：譬如果物未熟，不強熟也。已熟，亦無所復待。

那先言：王屬所道者舍犁曰。所說舍犁曰在時言：我亦不求死、我亦不求

生，我但須時可，時至便去。

王言：善哉！善哉！

王問：人更樂者，為善耶？不善耶？人更苦，為善耶？為不善耶？佛得無不說有樂或有苦。

王言：如使有為，無有苦。

那先問王言：如人燒鐵著手中，寧燒人手不？復取冰著手中，其冰寧復燒人手不？

王言：然。兩手皆威也。

那先問王言：如是，兩手中物皆熱耶？

王言：不兩熱。

那先言：兩冷耶？

王言：不兩冷也。

那先言：兩手中皆燒。

那先言：我重問王，王前後兩熱，當言兩熱。兩冷，當言兩冷。何緣一冷一熱，能同言燒人手乎？

王言：智慮甚淺近，不能及是難也。願那先為我解之。

那先言：佛經說之，凡有六事令人內喜，有六事令人內愁，復有六事令人不喜亦不愁，外復有六事令人愁。

王問：何等為六事令人內喜？

那先言：①目有所視，復有所望。是故令人內喜。②耳聞好聲，復有所望。

是故令人內喜。③鼻聞好香，復有所望。是故令人內喜。④舌得美味，復有所望。是故令人內喜。⑤身得細滑，復有所望。是故令人內喜。⑥心得樂受，復有所望。是故令人內喜。如是六事，令人內喜。

王復問：何等為外六事令人喜？

那先言：①眼見好色，念之不可常得，皆當棄捐。便自思惟審然無常，是故令人外喜。②耳聞好聲，念之不可常得，皆當棄捐。是故令人外喜。③鼻聞好香，念之不可常得，皆當棄捐。是故令人外喜。④口得美味，念之不可常得，皆當棄捐。是故令人外喜。⑤身得細滑，念之不可常得，皆當棄捐。是故令人外喜。⑥心念愛欲，思惟念之，是皆無常，皆當棄捐。念之，是以後更喜。是為六事令人外喜。

王復問：何等為內六事令人內愁？

那先言：令人內愁者，①目所不喜而見之，令人內愁。②耳不欲所聞而聞之，令人內愁。③鼻不欲所嗅而嗅之，令人內愁。④口不欲所得而得之，令人內愁。⑤身不欲所著而著之，令人內愁。⑥心不可所喜而有之，令人內愁。是為六事令人內愁。

王復問：何等為外六事令人不喜？

那先言：①目見惡色，令人不喜。②耳聞惡聲，令人不喜。③鼻聞臭腥，令人不喜。④舌得苦辛，令人不喜。⑤身著麤堅，令人不喜。⑥心有所憎，令人不喜。是為外六事令人不喜。

王復問：何等為六事令人不愁亦不喜？

那先言：①目有所見，亦不喜不愁。②耳有所聞音，亦不喜亦不愁。③鼻有所嗅，亦不喜亦不愁。④口有所得，亦不喜亦不愁。⑤身有所觸，亦不喜亦不愁。⑥心有所念，亦不喜亦不愁。是為內六事令人不喜不愁。

王復問：何等為外六事令人愁者？

那先言：①目所見死者，因自念身及萬物無常。其人自念言：我有是念，何以不得道？因外愁。②耳不樂好音。其人自念言：我有是念，何以不得道？因外愁。③鼻不喜臭香。其人自念言：我有是念，何以不得道？因外愁。④口不味苦甜。其人自念：我有是念，何以不得道？因外愁。⑤身不好細滑亦不得麤堅。其人自念言：我有是念，何以不得道？因外愁。⑥心不喜愛欲。其人自念言：我有是念，何以不得道？因外愁。是為六事令人外愁。

王言：善哉！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人以死後，誰於後世生者？

那先言：名與身，於後世生。

王問那先：故人名身行生耶？

那先言：不也。非故名，亦非故身。持是名身，於今世作善惡，乃於後世生耳。

王言：如使今世用是名身作善惡，於後世身不復生者。極可作善惡，徑可得脫，不復更諸苦耶？

那先言：於今世作善後世不復生者，便可得脫，無耶。人作善惡不止，當後生耳。是故，不得脫。

那先言：譬如人盜他人果蓏，其主得盜果者，將至王前，白言：「是人盜我果。」其盜者言：「我不盜是人果。是人所種，小栽耳，本不種果也。我自取果，我何用為盜？我不盜是人果，我不應有罪過。」

那先問王言：如是，兩人共爭。誰為直者、誰不直者？

王言：種栽家為直，本造所種。盜者無狀，應為有罪。

那先言：盜何用為有罪？

王言：所以盜者有罪，本種栽家所種，從栽根生故，上有果耳。

那先言：人生亦譬如是，人今世用是名身作善惡，乃生於後世，今世作善惡者，是本也。

那先言：譬如人盜他人禾稔。其主得盜，便牽問之：「汝盜我禾稔為？」盜

者言：「我不盜卿禾稷。卿自種禾，我自取稷。我何用為犯盜？」兩人相牽至王前白如是。誰為直者？誰為不直？

王言：種禾穀為直，盜者為不直。

那先言：何以知盜禾稷者為不直？

王言：是種禾者，為本。有不種禾者，為無，緣何有稷？

那先言：人生亦譬如是。人今世用是名身作善惡，乃生於後世。今世作善惡者，是其本也。

那先言：譬如人冬寒，於一舍中燃火欲自溫炙。其人棄火而去，稍稍燃及壁土燒屋，連及樓舍。舍主因言起火者，牽至王前，白言：「是人起火，延及燒我樓舍。」燃火者言：「我燃小火，自溫炙耳，我不燒樓舍。」

那先問王：誰為直者？

王言：本燃火者，為不直，本所生也。

那先言：人生亦爾。譬如人今世用是名身作善惡，乃生於後世。今世作善惡者是本也。

那先言：譬如人夜燃燭火著壁，欲用自照飯食。燭稍却及壁上及竹木林材，便燒一舍。火大熾，延及燒一城中。舉城中人民共吼言：「汝何為燒一城中，乃如是？」燃火者言：「我但燃小燭火，以自照飯食耳。是自大火，非我火也。」如是，便共爭訟，相牽至王前。

那先問王言：如是，誰為直者、誰為不直者？

王言：燃火者為不直。

那先言：何以知？

王言：本是火所生也。汝飯食已，不當滅火也，而令火燒一城中。

那先言：人生亦譬如是。人今世用是名身作善惡，乃生於後世。今世作善惡者，是其本也。人用不知作善惡故，不能得度脫。

那先言：譬如人以錢娉求人家小女。以後女長大，他人復更求娉求女，得女以為婦。前所娉家來自說言：「汝反取婦為？」後家言：「汝自小時娉女，我自大時娉婦，我何用為嬰汝婦耶？」便相牽詣王前。

那先言：王！如是，誰為直者？誰為不直者？

王言：前娉家為直。

那先言：王何以知？

王言：是女本小，今稍長大。是故，知為直也，是前娉家婦也。

那先言：人生亦譬如是。人今世用是名身作善惡，乃生於後世。今世作善惡者，是其本也。

那先言：譬如人持瓶從牧牛家買乳湏。得湏已，復還寄其主，言：「我今還不久。」其人須臾來還取瓶湏，湏以轉作酪。買湏家言：「我持湏寄卿，今反持酪還我。」牧牛者言：「是汝故乳，今自轉為酪。」兩人因共爭訟，相牽詣王前。

那先問王言：如是，誰為直者？

王言：牧牛家為直。

那先言：王何以知？

王言：汝自買湏停置地，自轉成酪。牧牛家當有何過？

那先言：人生亦譬如是。人今世用是名身作善惡，乃生於後世。今世作善惡者是其本也。

王復問：今那先當復於後世生耶？

那先報王言：用是問為？我前說已，如使我有恩愛者，後世當復生。如使我無恩愛者，不復生。

那先言：譬如人竭力事王，王當知其善，使賜其財物。其人得物，極自施用衣被飲食歡樂自樂。其人論議言：「我有功於王，王未曾有賞賜我也。」

那先問王：如彼人得賞賜，反言「未曾得」。其人語，寧可用不？

王言：其人語不可用。

那先言：是故，我語王言：「如使我有恩愛者，當復於後世生。如使我無恩愛者，不復於後世生。」

王言：善哉！善哉！

王問那先言：卿前所說人名與身，何等為名？何等為身者？

那先言：今見在為身，心所念者為名。

王復問：人何故有名行於後世生，而身不行生？

那先言：人身以名前後相連。譬如鷄子中汁及與上皮乃成鷄子。人名與身相連，如是不分也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何等為久者？

那先言：以過去事為久，當來事亦為久。見在事，為無有久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言：審為有久不？

那先言：或有久、或無有久。

王復言：何等為有久？何等為無有久？

那先言：其得道泥洹者為無久，未得道當復更死生者為有久。人於今世好布施、孝於父母，於當來世當得其福。

王言：善哉！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言：諸以過去事、當來事、今現在事，是三事何所為本者？

那先言：已過去事、當來事、今現在事，愚癡者，是其本也。愚癡生，即生

神。神生身，身生名，名生色，色生六知，一為眼知、二為耳知、三為鼻知、四為口知、五為身知、六為心知，是為六知，是六事皆外向。何等為外向？眼向色、耳向聲、鼻向香、口向味、身向滑、心向貪欲，是為六外。向名為沛，沛者合，沛者知苦知樂，從苦樂生恩愛，從恩愛生貪欲，從貪欲生有致使生因老，從老因病，從病因死，從死因哭，從哭因憂，從憂因內心痛。凡合是諸勤苦，合名為人。人以是故，生死無有絕時。人故本身不可得也。

那先言：譬如人種五穀生根，從根生莖葉實，至後得穀已。後年復種，得穀甚多。

那先問王：如人種穀，歲歲種穀。寧有絕不生時不？

王言：歲歲種穀，無有絕不生時也。

那先言：人生亦如是。展轉相生，無有絕時。

那先言：譬如鷄生卵、卵生鷄，從卵生卵、從鷄生鷄。人生死亦如是，無有絕時。

那先便畫地作車輪，問王言：今是輪，寧有角無？

王言：正圓，無有角。

那先言：佛經說：「人生死如車輪，展轉相生，無有絕時。」

那先言：人從眼、萬物色，識即覺知，是三事合，從合生苦樂，從苦樂生恩愛，從恩愛生貪欲，從貪欲生因有致，從有致因生，從因生作善惡，從善惡便生。耳，聞聲，識即覺知，三事合，從合生苦樂，從苦樂生恩愛，從恩愛生貪欲，從貪欲生因有致，從有致因生，從因生作善惡，從善惡便生。鼻，聞香，

識即覺知，三事合，從合生苦樂，從苦樂生恩愛，從恩愛生貪欲，從貪欲生因有致，從有致因生，從因生作善惡，從善惡便生。口，得味，識即覺知，三事合，從合生苦樂，從苦樂生恩愛，從恩愛生貪欲，從貪欲生因有致，從有致因生，從因生作善惡，從善惡便生。身，得細滑，識即覺知，三事合，從合生苦樂，從苦樂生恩愛，從恩愛生貪欲，從貪欲生因有致，從有致因生，從因生作善惡，從善惡便生。意，有所念，識即覺知，三事合，從合生苦樂，從苦樂生恩愛，從恩愛生貪欲，從貪欲生因有致，從有致因生，從因生作善惡，從善惡便生。

那先言：人展轉相生無有絕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卿言人生死，不可得本。不可得本，意云何？

那先言：有本者，當不復生。有本者，當復過去，用是本為？

王言：無本者，當不復生。見有本者，當過去。如是，本為未絕耶？

那先言：然。皆當過去。

王復問那先：人生死，寧有從旁增益者不？

那先問王言：世間人及蚊行蠕動之類，寧有從旁增益者不？

王言：我不問那先「世間人及蚊行蠕動之類」，我但欲問卿人生死本耳。

那先言：樹木生，以栽為本。五穀生，以穀為本。天下萬物，皆各以其類本生，人從六情恩愛為本。

那先言：人有眼、有色、有識，有耳、有聲、有識，有鼻、有香、有識，有

舌、有味、有識，有身、有細滑、有識，有念、有法、有識。從是生苦樂，從苦樂生恩愛，從恩愛生貪欲，從貪欲生，合是諸苦乃成為人耳。眼、耳、鼻、口、身、神識念使有致，并合為沛，從沛生苦樂，從苦樂生恩愛，從恩愛生貪欲，從貪欲因生有致，從有致因生，從生因老因病，從病因死因憂，從憂因哭，從哭因內心痛，人生如是。

那先言：無眼，不見色，不覺不知，從不覺不知無有合，無有合無有苦樂，無有苦樂便不生恩愛，無恩愛不生貪欲，無貪欲無有致，無有致不生不老，不生不老不病不死，不病不死不愁不哭，不愁不哭不內心痛，無是諸苦便度脫得泥洹道。無耳無所聞，無鼻無所嗅，無口無所味，無身無細滑，無識無所念，無所念無沛，無沛無苦樂，無苦樂無恩愛，無恩愛無貪欲，無貪欲無胞胎，無

所胞胎無所生，不生不老，不老不病，不病不死，不死不愁，不愁不哭，不哭不內心痛，捐棄諸苦便得泥洹道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言：世間寧有自然生物無？

那先言：無有自然生物，皆當有所因。

那先因問王：今王所坐殿，有人功夫作之耶？自然生乎？

王言：人功作之，材椽出於樹木，垣牆泥土出於地。

那先言：人生亦如是，界如和合乃成為人。是故無自然生物也，皆有所因。

那先言：譬如窯家作器。取土水和以為泥，燒作雜器物。其泥不能自成為器，會當須人工、有薪火，乃成為器耳。世間無有自然生者也。

那先語王言：譬如箜篌，無絃、無柱、無人鼓者，寧能作聲不？

王言：不能自作聲。

那先言：如使箜篌，有絃，有柱，有人工鼓者，其聲寧出不？

王言：有聲。

那先言：如是，天下無自然生物，皆當有所因。

那先問王：如鑽火燧，無兩木、無人鑽者，寧能得火不？

王言：不能得火。

那先言：設有兩木、有人鑽之，寧能生火不？

王言：然。即生火。

那先言：天下無有自然生物，皆當有所因。

那先問王言：譬如陽燧鈎，無人持之，亦無日無天，寧能得火？

那先言：如陽燧，有人持之、有天有日。寧能得火不？

王言：得火。

那先言：天下無有自然生物，皆當有因。

那先問王言：若人，無鏡、無明，人欲自照。寧能自見其形不？

王言：不能自見。

那先言：如有有鏡、有明，有人自照。寧能自見形不？

王言：然。即能自見。

那先言：天下無有自然生物，皆有所因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世間人寧為有人無？

那先言：世間不能審有人也。適當呼誰為人？

王言：身中命即為人不？

那先問王：人身中命，能用眼視色不？能用耳聽音聲不？能用鼻聞香不？能用舌知味不？能用身知細滑不？能用意有所知不？

王言：能。

那先言：今我與王，其於殿上四面有窗。自在欲從何窗者，寧能見不？

王言：得見。

那先言：設令人命在身中，自在欲從何孔視耳。能以眼視色不？能用耳視色不？能用鼻視色不？能用口視色不？能用身視色不？能用意視色不？

王言：不能。

那先言：設令命在耳，能以耳有所聞不？能以耳有所見不？能以耳知香臭不？能以耳知味不？能以耳知細滑不？能以耳有所念不？

那先言：設令命在鼻，能以鼻知香臭不？能以鼻聞音聲不？能以鼻知味不？能以鼻知細滑不？能以鼻有所念不？

那先言：設令命在口，能以口知味不？能以口有所見不？能以口聽音聲不？能以口聞臭香不？能以口知細滑不？能以口有所念不？

那先言：設令命在身中，能以身知細滑不？能以身有所見不？能以身聽音聲不？能以身知臭香不？能以身知味不？能以身有所念不？

那先言：設令命在識，能以識有所念不？能以識聽音聲不？能以識知臭香

不？能以識知味不？能以識知細滑不？

王言：不能知也。

那先言：王所語，前後不相副。

那先言：如我與王共在殿上坐，徹壞四窗者，視寧廣遠不？

王言：然。廣遠。

那先言：設令命在身中，捩眼去之，其視寧廣遠不？決耳令大，其聽寧能遠不？決鼻令大，聞香寧能遠不？決口令大，知味寧能多不？副剝皮膚，知細滑寧多不？決判去意，其令寧大不？

王言：不也。

那先言：王亦語，前後不相副。

那先問王言：王持藏人來入，在王前住。王寧覺知在前住不？

王言：知在前。

那先言：持藏者即入王室，寧知入室不？

王言：知入室也。

那先言：設令人命在身中，人持味著口中，能知甜醋酸鹹辛苦。

王言：知之。

那先言：王所語，前後不相副也。

那先言：如人沽美酒著大器中，急塞一人口，倒置酒中令嘗酒。其人寧知酒味不？

王言：其人不知。

那先言：何以故不知味？

王言：未入口到舌上，故不知味。

那先言：王所語，前後不相副。

王言：我愚癡，智未及是難，願相解之。

那先言：人從眼見色神動，神動即生苦樂。意念合耳鼻口身，意皆同合，為意有所念神動，神動即生苦樂，從苦樂生意，從生念展轉相成，適無常主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人生眼時，眼與神俱生耶？

那先言：然。同時俱生。

王復問：眼居前生耶？神居前生耶？

那先言：眼居前生，神居後生。

王言：眼語神言「我所行生處，汝當隨我後生。」相語言兩耶？神語眼言：「汝所生處，我當隨汝後生。」兩相語不？

那先言：兩不相與語。

王言：卿不言同時俱生，何以故不相語？

那先言：有四事俱不相語。

那先自言：何等四？一為下行、二為向門、三為行轍、四者為數。是四事俱不相語。

王復問：何等為下行者？

那先報王言：高山上天雨，其水隨流當如何行？

王言：下行。

那先言：後復天雨，其水流當復如何行？

王言：當隨前流水處行。

那先問王言：前水寧語後水言「汝當隨我後來」。後水寧語前水言「我當隨汝處流行」。前水後水，相語言爾不？

王言：水流各自行，前後不相語也。

那先言：眼亦如水。眼不語神言「汝當隨我後生」。神亦不語眼言「我當隨汝後行生也」。眼與神，俱不相語也，是名為下行。耳目鼻口身意亦爾。

王復問：何等為向門者？

那先言：譬如大城，都有一門。其中，有一人欲出，當從何向？

王言：當從門出耳。

那先言：後復有一人欲出，當復從何向出？

王言：故當從前一人門出耳。

那先言：王！前出人寧語後人言「汝當隨我後出」。後人寧語前人言「我當隨卿所從門出」。兩人寧相語言爾不？

王言：前人後人，俱不相語也。

那先言：眼亦如門。眼不語神言「汝當隨我後生」。神亦不語眼言「我今當隨汝後生」。眼與神，俱不相語也，是為向門。耳鼻口身意亦爾。

王復問那先言：何等為轍行者？

那先問王言：前車行，有轍。後車行，當從何所行？

王言：後車，當從前車轍中行。

那先言：前車輪寧語後輪言「汝當隨我處從後來」。後車輪寧語前輪「我當隨汝處行」。寧相語言爾不？

王言：俱不相語也。

那先言：人亦如是。眼不語神「我所生處，汝當隨我生。」神亦不語眼「我當隨卿後生。」

那先言：耳鼻口身神俱不相語。

王復問那先：何等為數？

那先言：數者，校計也。書疏學問，是為數。耳、目、鼻、口、身、神，稍稍習知共合，是六事乃為有所知，不從一事有所知也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言：人目生時，與苦樂俱生不？

那先言：目與苦樂俱生，皆根從合生。

王復言：何等為合者？

那先言：兩相觸為合。合者譬如兩羊相抵是為合。一羊如目、一羊如色，合為名沛。譬如一手為目、一手為色，兩手合為沛。譬如兩石，一石為目、一石為色，兩石合為沛。耳目鼻身神皆同合為沛。譬如兩石，一石如神、一石如志，兩石合為沛。神志合如是，是名為沛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樂，何等類？

那先言：自覺知為樂。

那先言：譬若人事國王，其人賢善，王賜與財物。其人得之，用自快樂，在所欲為。其人自念：「我事王得賞賜，今得樂樂如是。」

那先言：譬如人心念善、口言善、身行善。行善如是，死後得生天上。其人於天上極意自娛樂，自念言：「我在世間時心念善、口言善、身行善。是故，我自致生此間，得樂甚樂。」是為覺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何等為覺者？

那先言：從知為覺。譬如王有持藏者入藏室中自視室中，自知有若干錢金銀珠玉、繒帛雜香色，皆知雜處。是為覺知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言：人有所念，何等類？

那先言：人有所念，因有所作。譬如人和毒藥自飲，亦復行飲人。身自苦亦復苦他人身。

那先言：譬如人作惡，死後當入泥犁中。諸所教者，皆入泥犁中。惡人有所念所作言如是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言：何等為內動者？

那先言：志念，內便動。

王言：動行時，云何？

那先言：譬如銅鍬銅釜，有人往燒之，其器有聲，舉乎有餘音。而行人如是，志動念因行。

那先言：燒時為動，有餘音為行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言：能合取分別之不？是為合、是為智、是為念、是為意、是為動？

那先言：假令以合，不可復分別也。

那先言：王使宰人作美羹，中有水、有肉、有葱蒜、有薑、有鹽豉、有糯。王敕厨下人言：「所作美羹，如前取羹中水味來，次取肉味來，次取薑味來，次取鹽豉味來，次取糯味來。」羹以成，人寧能一一取羹味與王不？

王言：羹一合以後，不能一一別味也。

那先言：諸事亦如是一合不可別也，是為苦樂、是為智、是為動、是為念？

王言：善哉！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言：人持目視鹽味，寧可別知不？

那先言：王知乃如是耶，能持目視知鹽味？

王言：目不知鹽味耶。

那先言：人持舌能知鹽味耳，不能以目知鹽味也。

王復言：人用舌知味耶？

那先言：人皆用舌別知味。

王言：諸鹽味皆當用舌別知耶？

那先言：然。諸鹽味皆當用舌別知耳。

王復問那先言：車載鹽、牛輓鹽，車牛寧能別知鹽味不？

那先言：車、牛，不能別知知鹽味也。

王問那先言：鹽味，寧可稱不？

那先言：王智乃爾，能稱鹽味？

那先言：鹽味不可稱也，其輕重可稱耳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凡人身中，五知作眾事所成耶？作一事成五知耶？

那先言：作眾事所成，非一事所成也。譬如一地，五穀當生時，各各自生。

動類、人身中五事，皆用眾事各所生。

王言：善哉！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世間人，頭額、髮膚、面目、耳鼻口身體、四支手足皆完具，何故中有壽命長者、中有短命者，有多病者、中有少病者，中有貧者、中有富者，中有貴者、中有賤者，中有大士者、中有小士者，中有端正者、中有醜者，中有為人所信者、中有為人所疑者，中有明孝者、中有愚者？何故不同？

那先言：譬如諸樹木果。眾中，有醋不甜者，中有苦者、中有辛者、中有甜者、中有正醋者。

那先問王言：是皆樹木，何故不同？

王言：所以不同者，其裁各自異。

那先言：人亦如是，心所念者各各異，是故令世間人不同耳。中有短命者、

中有長命者，中有多病者、中有少病者，中有富者、中有貧者，中有貴者、中有賤者，中有大士者、中有小士者，中有端正者、中有醜者，中有語用者、中有語不用者，中有明者、中有愚者。

那先言：是故，佛所言，隨其人作善惡，自當得之。中有豪貴者、中有貧窮者，皆是前世宿命世作善惡，各自隨其德得之。

王言：善哉！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言：人有欲作善者，當前作之耶？當後作之乎？

那先言：當居前作之。在後作之，不能益人也。居前作者，有益於人。

那先問王言：王渴，欲飲時，使人掘地作井，能赴王渴不？

王言：不赴渴也，當居前作井耳。

那先言：人亦如是。人所居，皆當居前。在後作者，無益也。

那先問王：王飢時，乃使人耕地、糞地種穀，飢寧用飯耶？當豫有儲？

王言：不也。當先有儲貯。

那先言：人亦如是，當先作善。有急乃作善者，無益身也。

那先問王：譬如王有怨，當臨時出戰鬥，王能使人教馬教象、教人作戰鬥具乎？

王言：不也。當宿有儲貯，臨時便可戰鬥。臨時教馬教象、教人，無益也。

那先言：佛經說言：「人當先自念身作善。在後作善，無益也。」

那先言：王莫棄大道就邪道。無效愚人，棄善作惡，後坐啼哭，無所益也。

人家棄捐忠正就於不正，臨死時悔在後。

王言：善哉！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卿曹諸沙門言：「世間火，不如泥犁中火熱也。」卿曹復言：「持小石著世間火中，至暮不消也。」卿曹復言：「極取大石著泥犁火中，即消盡。」是故，我不信也。卿曹復言：「人作惡，死在泥犁中，數千萬歲，其人不消死。」是故，我重不信是語也。

那先問王：王寧聞見水中有雌蟒雌蛟、雌鼈雌蟹懷子，以沙石為食不？

王言：然。皆以是為食。

那先問王：沙石在腹中，寧消不？

王言：然。皆消。

那先言：其腹中懷子，寧復消不？

王言：不消也。

那先言：何以故不消？

王言：相祿獨當然，故不消。

那先言：泥犁中人亦如是。數千萬歲不消死者，其所作罪過未盡，故不消死。

那先問王言：雌師子雌虎、雌狗雌猫懷子，皆肉食啖骨。入腹中時寧消不？

王言：皆消盡。

那先問王言：其腹懷子，寧復消不？

王言：不消也。

那先言：用何故不消？

王言：獨用祿相，故不消也。

那先言：泥犁中人亦如是。數千萬歲不消死者，泥犁中人所作過惡未解故不消死。

那先問王言：雌牛雌馬、雌驢雌麋、雌鹿懷子，皆食草芻為餐不？

王言：然。皆以是為食。

那先言：其芻草，寧於腹中消盡不？

王言：皆消盡。

那先言：其腹中子，寧消盡不？

王言：不消盡也。

那先言：何故不消盡？

王言：獨以相祿當然故，使不消盡。

那先言：泥犁中人亦如是。是罪過未盡故，不消死。

那先問王言：夫人及長者富家女，飲食皆美恣意食。食於腹中，寧消不？

王言：皆消。

那先問王言：腹中懷子，寧消不？

王言：不消也。

那先言：何以故不消？

王言：獨相祿故，使不消也。

那先言：泥犁中人亦如是。所以數千歲不消死者，用先世作惡故未解故，不消死。

那先言：人在泥犁中長、在泥犁中老，過盡乃當死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卿曹諸沙門言：「天下地皆在水上，水在風上，風在空上。」

我不信是也。

那先便前取王書水，適以三指撮舉之。問王言：是中，水為風所持不？

王言：然。為風所持。

那先言：風持水，亦如是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言：泥洹道皆過去，無所復有耶？

那先言：泥洹道無所復有也。

那先言：愚癡之人，徑來索內外身愛。坐是故，不能得度脫於老病死。

那先言：智者學道人，內外身不著也。人無有恩愛，無有恩愛者無貪欲，無貪欲者無有胞胎，無有胞胎者不生不老，不生不老不病不死，不病不憂不哭，不憂不哭不內心痛，便得泥洹道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言：諸學道者，悉能得泥洹道不？

那先言：不能悉得泥洹道也。正向善道者，學知正事。當所奉行者奉行之，不當奉行者遠棄之。當所念者念，不當所念者棄之。人如是者，得泥洹道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人不得泥洹道者，寧知泥洹道為快不？

那先言：然。雖未得泥洹道，由知泥洹道為快也。

王言：人未得泥洹道者，何以知為快耶？

那先問王言：人生未嘗截手足，為痛處？

王言：人雖未嘗更截手足，由知為痛也。

那先言：何用知為痛也？

王言：其人截手足時呻呼，用是知為痛。

那先言：人亦如是。前得泥洹道者轉相語泥洹道快，用是故信之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那先寧曾見佛不？

那先言：未曾見也。

王言：那先諸師寧曾見佛不？

那先言：諸師亦不見佛也。

如使那先及諸師不見佛者，定為無有佛也。

那先問王言：王見五百水所合聚處不？

王言：我不見也。

那先言：王父及太父皆見是水不？

王言：皆不見也。

那先言：王、父及太父皆不見此五百水合聚處，天下定為無此五百水所聚處耶？

王言：「雖我、父及太父皆不見此水者，實有此水。」

那先言：雖我諸師不見佛者，其實有佛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言：無有復勝佛者耶？

那先言：然。無有勝佛者。

王復問：何以知為無有勝佛者？

那先問王言：如人未曾入大海中，寧知海水為大不？

有五河，河有五百小河流入大河，一者名恒、二者名信他、三者名私他、四者名博叉、五者名施披夷。爾五河水晝夜流入海，海水亦不增不減。

那先言：王寧能聞知不？

王言：實知。

那先言：以得道人共道說無有能勝佛者，是故我信之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何用知無有能勝佛者？

那先問王：造作書師者，為誰？

王言：造書師者，名質。

那先言：王寧曾見質不？

王言：質以死久遠，未曾見。

那先言：王未曾見質，何用知質為造書師？

王言：持古時書字，轉相教告。用是故，我知名為質。

那先言：用是故，我曹見佛經戒，如見佛無異。佛所說經道甚深快，人知佛

經戒已，後便轉相教。用是故，我知為無有能勝佛者。

王復問那先：自見佛經道，可久行之。

那先言：佛所施教禁經戒甚快，當奉行之至老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人死已後，身不隨後世生耶？

那先言：人死已後，更受新身，故身不隨。

那先言：譬如燈中炷更相燃，故炷續在，新炷更燃。人身如是，故身不行，更受新身。

那先問王：王小時，從師學書讀經不？

王言：然。我續念之。

那先問王：王所從師受經書，師寧復知本經書耶？悉舊得其本經書。

王言：不也。師續自知本經書耳。

那先言：人身如此，置故更受新身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審為有智無？

那先言：無有智。

那先言：譬如人盜他人果蓏。盜者，寧有過無？

王言：有過。

那先言：初種栽時，上無果蓏。何緣盜者當有過？

王言：設不種栽，何緣有果？是故，盜者無狀。

那先言：人亦如是。用今世作善惡，生於後世更受新身。

王言：人用是故身行作善惡，更新善惡所在？

那先言：人諸所作，善惡隨人，如影隨身。人死，但亡其身，不亡其行。譬如燃火夜書。火滅，其字續在。火至，復成之。今世所作行，後世成如，受之如是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言：那先寧能分別指視善惡所在不耶？

那先言：不可得知善惡所在。

那先問王：樹木未有果時，言寧能分別指視，言其枝間無有果？寧可豫知之不耶？

王言：不可知。

那先言：人未得道，不能豫知善惡所在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：人當於後世生者，寧能自知不？

那先言：其當生者自知。

王言：何用知之？

那先言：譬如田家耕種，天雨時節，其人寧豫知當得穀不？

王言：然。猶知當得穀多。

那先言：人亦如是。人當於後世生，豫自知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審有泥洹無？

那先言：審有。

王言：那先寧能指示我佛在某處不？

那先言：不能指示佛在某處。佛以般泥洹去，不可得指示指視見處。

那先言：譬如人燃大火，以即滅其火，火寧可復指示，知光所在不？

王言：不可知處。

那先言：佛以般泥洹去，不可復知處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沙門寧自愛其身不？

那先言：沙門不自愛其身。

王言：如令沙門不自愛其身者，何以故自消息臥欲得安、溫軟飲食欲得美，善自護視，何以故？

那先問王言：寧曾入戰鬥中不？

王言：然。我曾入戰鬥中。

那先言：在戰鬥中，曾為刀刃箭所中不？

王言：我曾頗為刀刃所中。

那先問王：刀刃矛箭瘡，柰何？

王言：我以膏藥綿絮裹耳。

那先問王言：王為愛瘡故，以膏藥綿絮裹耶？

王言：我不愛瘡？

那先言：殊不愛瘡者，何以持膏藥綿絮裹以護之？

王言：我欲使疾愈耳，不愛其瘡。

那先言：沙門亦如是。不愛其身。雖飲食心不樂，不用作美、不用作好、不用作肌色，趣欲支身體，奉行佛經戒耳。佛經說言：「人有九孔、為九矛瘡。諸孔皆臭處不淨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佛為審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身皆金色有光影耶？

那先言：佛審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皆有金色有光影。

王言：佛父母寧復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身皆金色有光影耶？

那先言：佛父母無是相。

王言：如使父母無是相者，佛亦無是相。

王復言：人生子，像其種類。父母無有是相者，佛定無是相。

那先言：佛父母雖無是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金色者，佛審有是相。

那先問王：王曾見蓮花不？

王言：我見之。

那先言：此蓮花生於地、長於泥水之中，色甚香好，寧復像類泥水色不？

王言：不像類地泥水色。

那先言：雖佛父母無是諸相者，佛審有是諸相。佛生於世間，長於世間，而不像世間之事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佛審如第七天王梵所行，不與婦女交會不？

那先言：然。審離於婦女，淨潔無瑕穢。

王言：假令佛如第七天王所行者，佛為第七天王梵弟子。

那先問王：第七天王者，有念？無念？

王言：第七天王梵，有念。

那先言：是故，第七天王梵及上諸天，皆為佛弟子。

那先問王言：鳥鳴聲，何等類？

王言：鳥鳴聲，如鴈聲。

那先言：如是鳥為是鴈弟子，各自異類？佛亦如是，非第七天王梵弟子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佛寧悉學知奉行經戒不？

那先言：佛悉學知奉行經戒。

王言：佛從誰師受經戒？

那先言：佛無師。佛得道時，便悉自知諸經道。佛不如諸弟子學知佛所教，諸弟子皆當奉行至老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人父母死時，悲啼哭淚出。人有聞佛經，亦復悲啼淚出。俱淚出，寧有別異不？

那先言：人有父母啼泣，皆感恩愛思念，愁憂苦痛。此曹憂者，愚癡憂耳。其有聞佛經道淚出者，皆有慈哀之心，念世間勤苦，是故淚出，其得福甚大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以得度脫者、未得度脫者，有何等別異？

那先言：人未得度脫者，有貪欲之心。人得度脫者，無有貪欲之心，但欲趣得飯食支命耳。

王言：我見世間人皆欲快身，欲得美食，無有厭足。

那先言：人未得度脫者，飯食用作榮樂好。人得度脫者，雖飯食不以為樂、不以為甘，趣欲支命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人家有所作，念久遠之事不？

那先言：人愁憂時，皆念久遠之事。

王言：用何等念之。用志念耶？用念念耶？

那先問王言：寧曾有所學知，以後念之不？

王言：然。我曾有所學知，以後復忽忘之。

那先言：王是時，無忘耶而忘之乎？

王言：我時妄念。

那先言：可差，王為有象。

王復問那先：人有所作皆念，如甫始有所作、今見在所作，皆用念知耶？

那先言：已去之事，皆用念知之。今見在之事，亦用念知之。

王言：如是人，但念去事，不能復念新事。

那先言：假令新者有所作，不可念者亦如是。

王言：人新學書技巧，為唐捐耶？

那先言：人新學書畫者有念，故令弟子學者有知。是故，有念耳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人用幾事生念耶？

那先言：人凡有十六事生念：①久遠所作生念，②新有所學生念，③若有大事生念，④思善生念，⑤曾所更苦生念，⑥自思惟生念，⑦曾雜所作生念，⑧教人生念，⑨像生念，⑩曾有所忘生念，⑪因識生念，⑫校計生念，⑬負債生念，⑭一心生念，⑮讀書生念，⑯曾有所寄，更見生念。為十六事生。

①王復問那先：何等為念久者？

那先言：佛弟子阿難，女弟子優婆夷鳩離單罷，念億世宿念時事。及餘道

人皆能念去世之事。如阿難、女弟輩甚眾多，念此以便生念。

②王復問：何等為新所學生念者？

那先言：如人曾學知校計，後復忘之。見人校計，便更生念。

③王復問那先：何等為大事生念者？

那先言：譬如太子立為王，自念為王豪貴。是為大事生念。

④王復問那先：何等為思善生念者？

那先言：譬如為人所請呼，極善意賓遇待之，其人自念言：昔日為某所請呼善意待人。是為思善生念。

⑤王復問那先：何等為更苦生念？

那先言：譬如人曾為人所搥捶閉繫牢獄。是為更苦生念。

⑥王復問那先言：何等為自思惟生念者？

那先言：譬如曾有所見，若家室宗親及畜生。是為自思惟生念。

⑦王復問那先言：何等為曾雜所作生念者？

那先言：譬如人名萬物字類色香臭甜苦。念此語事，是為雜生念。

⑧王復問那先言：何等為教人生念者？

那先言：人自喜忘，邊人或有者，或忘者忘，為教人生念。

⑨王復問那先言：何等為像生念者？

那先言：人牛馬各自有像類。是為像生念。

⑩王復問那先：何等為曾所忘生念者？

那先言：譬如人卒有所忘，數數獨念得之。是為曾所忘生念。

⑪王復問那先：何等為因識生念者？

那先言：學書者能求其字。是為因識生念。

⑫王復問那先：何等為校計生念者？

那先言：如人共校計，成就悉知、策術分明。是為校計生念。

⑬王復問那先：何等為負債生念者？

那先言：譬如顧鼓所當債歸。是為債局生念。

⑭王復問那先：何等為一心生念者？

那先言：沙門一其心，自念所從來生千億世時事是我。為一其心生念。

⑮王復問那先：何等為讀書生念者？

那先言：帝王有久古之書，念言某帝某年時書也。是為讀書生念。

⑩王復問那先：何等為曾有所寄更見生念者？

那先言：若人有所寄，更眼見之便生念。是為所寄生念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佛寧悉知去事、甫始、當來事耶？

那先言：然。佛悉知之。

王言：假令佛悉知諸事者，何故不一時教諸弟子？何故稍稍教之？

那先問王：國中寧有醫師無？

王言：有醫師。

寧能悉知天下諸藥不？

王言：能悉識知諸藥。

那先問王：其醫師治病，為一時與藥、稍稍與之？

王言：人未病，不可豫與藥。應病，乃與藥耳。

那先言：佛雖悉知去來見在之事，亦不可一時悉教天下人，當稍稍授經戒令奉行之耳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卿曹沙門言：「人在世間作惡，至百歲臨欲死時念佛，死後者皆得生天上。」我不信是語。復言：「殺一生，死即當入泥犁中。」我不信是語。

那先問王：如人持小石置水上，石浮耶？沒耶？

王言：其石沒。

那先言：如令持百枚大石置船上，其船寧沒不？

王言：不沒。

那先言：船中百枚大石，因船故不得沒。人雖有本惡，一時念佛。用是故，不入泥犁中，便得生天上。其小石沒者，如人作惡，不知佛經，死後便入泥犁中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卿曹用何等故，行學道作沙門？

那先言：我以過去苦、現在苦、當來苦，欲棄是諸苦，不欲復受更故，行學道作沙門。

王復問那先：苦乃在後世，何為豫學道作沙門？

那先問王：王寧有敵國怨家欲相攻擊不？

王言：然。有敵國怨家，常欲相攻擊也。

那先問王：敵主臨來時，王乃作鬥具、備守掘塹耶？當豫作之乎？

王言：當豫有儲待。

那先問王：用何等故豫作儲待？

王言：備敵來無時故。

那先問王：敵尚未來，何故豫備之？

那先復問王：飢乃田種、渴乃掘井耶？

王言：皆當豫作之。

那先言：尚未飢渴，何故豫作調度？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第七梵天，去是幾所？

那先言：甚遠。令石大如王殿，從第七梵天上墮之，六月日乃墮此間地耳。

王言：卿曹諸沙門言：「得阿羅漢道，如人屈伸臂頃以飛上第七梵天上。」

王言：我不信是。行數千萬億里，何以疾乃爾耶？

那先問王：王本生何國？

王言：我本生大秦國，國名阿荔散。

那先問王：阿荔散去是間幾里？

王言：去二千由旬，合八萬里。

那先問王：頗曾於此遙念本國中事不？

王言：然。恒念本國中事耳。

那先言：王試復更念本國中事，曾有所作為者？

王言：我即念已。

那先言：王行八萬里，反復何以疾？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若有兩人於此俱時死，一人上生第七梵天，一人生鬪賓，去是七百二十里，誰為先到者？

那先言：兩人俱時到耳。

王言：相去遠近大多，何以俱至？

那先問王：試念阿荔國。

王言：我已念之。

那先復言：王試復念罽賓。

王言：我已念之。

那先問王：念是兩國，何所疾者？

王言：俱等耳。

那先言：兩人俱死，一人生第七梵天上，一人生罽賓，亦等耳。

那先問王：若有一雙飛鳥，一鳥於大樹上止，一鳥於小卑樹上止。兩鳥俱止，誰影先在地者？

王言：其影俱到地耳。

那先言：兩人俱死，一人生第七梵天上，一人生罽賓，亦俱時至耳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人用幾事，學知道？

那先言：用七事學知道。何等為七？①念善惡之事，②精進，③樂道，④伏意為善，⑤念道，⑥一心，⑦適遇無所憎愛。

王復問那先：人用此七事，學知道耶？

那先言：不悉用七事學知道。智者持智別知善惡，用是一事別知耳。

王復問那先：假令用一事知者，何為說七事？

那先問王：如人持刀著鞘中倚壁，刀寧能自有所割截不？

王言：不能有所割截。

那先言：人心雖明，會當得是六事共成智耳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人家作善得福大耶？作惡得殃大耶？

那先言：人作善得福大，作惡得殃小。人家作惡，日自悔過。是故，其過日小。人家作善，日夜自念歡喜。是故，得福大。

那先言：昔者佛在時，其國中有人机無手足，而取蓮花持上佛。佛即告諸比丘言：「此机手足兒，却後九十一劫不復墮入泥犁中、畜生、薜荔道中，得生天上。天上壽終，復還作人。」是故，我知人作小善得福大。作惡其人自悔，過日消滅而盡。是故，我知人作過其殃小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智者作惡、愚人作惡。此兩人殃咎，誰得多者？

那先言：愚人作惡得殃大，智人作惡得殃小。

王言：不如那先言。

王言：我國治法，大臣有過，則罪之重。愚民有過，則罪之輕。是故，智者作惡得殃大，愚者作惡得殃小。

那先問王：譬如燒鐵在地，一人知為燒鐵、一人不知。兩人俱前取燒鐵，誰爛手大者耶？

王言：不知者爛手大。

那先言：愚者作惡，不能自悔，故其殃大。智者作惡，知不當所為，日自悔過，故其殃少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人有能持此身飛行上至第七梵天上，及至鬱單越地，及所欲至處者不？

那先言：能。

王言：奈何持此身上第七梵天，及鬱單越地，及所欲至處乎？

那先問王：王寧自念少小時跳戲一丈地不？

王言：我年少時意念欲跳，便跳一丈餘地。

那先言：得道之人，意欲跳至第七梵天上，及至鬱單越地者，亦爾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卿曹諸沙門言：「有骨長四千里」。何等身骨乃長四千里？

那先問王：曾聞大海中有大魚名質，身長二萬八千里者不？

王言：然。有是，我曹聞之。

那先言：如是二萬八千里魚，其脇骨長四千里，王怪之為？

王復問那先：卿曹諸沙門說言：「我能斷喘息之事」。

王言：奈何斷喘息氣耶？

那先問王：寧曾聞志不？

王言：我聞之。

那先言：王以為志在人身中耶？

王言：我以為志在人身中。

那先言：王以為愚人不能制其身口者、不能持經戒者。如此曹人，亦不樂其身。

那先言：其學道人，能制身口、能持經戒、能一其心，得四禪便能，不復喘息耳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問那先：為呼言海、海為是水，名為海耶？用他事故言海？

那先言：人所以呼為海者，水與鹽參各半，是故為海耳。

王復問那先：何以故海悉鹹如鹽味？

那先言：所以海水鹹者，淡畜以來久遠，及魚鼈蟲多共清便水中。是故令鹹耳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人得道已，寧能悉思惟深奧眾事不？

那先言：然。人得道已，能悉思惟深奧之事。

那先言：佛經最深奧，知眾事。不可稱量眾事，皆智平斷之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王復問那先：人神、智、自然，此三事寧同各異？

那先言：人神者生覺，智者曉道，自然者虛空無有人。

王復問那先言：得人，何等為得人者？眼視色、耳聽聲、鼻聞香、口知味、身知麤軟、意知善惡之事，何所為得人者？

那先問王：如令人能目自視，脫瞳子去之，視寧廣遠不？裂大其耳，聽聲寧廣遠不？決鼻令大，其聞香寧多不？開口令大，知味寧多不？剝割肌膚，寧令信知麤軟不？拔去其志，盛念寧多不？

王言：不也。

那先言：佛在所作甚難，佛所如甚妙。

王復問那先：所作，何等甚難、何等甚妙？

那先言：佛言能知人腹中，目所見事，悉能解之。能解目事、能解耳事、能解鼻事、能解口事、能解身事、能解敗事、能解疑事、能解所念事、能解神事。

那先言：人取海水含之，寧能別知口中水，是泉水、是某流水、是某河水？

王言：眾水皆合為一，難各別知。

那先言：佛所作為難，皆能別知是諸水味。今海水見，目前之事，王尚不能別知，今人神不見，人身中有六事不可見。

那先言：是故佛解之，從心念至目所見，從心念至耳所聽，從心念至鼻所嗅，從心念至口知味，從心念至身知苦樂寒溫麤堅，從心念有所向，佛悉知分別解之。

王言：善哉！

那先言：夜已半，我欲去。

王即敕傍臣：取四端氎布搵置麻油中，持以為炬，當送那先歸。恭事那先，如事我身。

傍臣皆言：受教。

王言：得師如那先，作弟子如我，可得道疾。

王諸所問，那先輒事事答之。王大歡喜，王即出中藏好衣直十萬已上那先。

王語那先：從今已去，願那先日與八百沙門共於宮中飯食。及欲所得，皆從王取之。

那先報王：我為道人，略無所欲。

王言：那先當自護，亦當護我身。

那先言：何等當自護及護王身？

王報言：恐人論議，呼王為「慳」。那先為王解諸狐疑，而不能賜與。恐或人言：「那先不能解王狐疑，故王不賞賜。」

王言：那先受者，當令我得其福，那先亦當護其名。

王言：譬如師子在金檻中，猶為拘閉，常有欲望去心。今我雖為國王，在宮省中，其意不樂，欲棄國去而行學道。

王語竟，那先便起歸佛寺。

那先適去，王竊自念：我問那先為何等事？那先為解我何等事？

王自念：我所問，那先莫不解我意者。

那先歸佛寺，亦自念：王問我何等事？我亦報王何等事？

那先自念：王所問者，我亦悉為解之。

念此事至天明。明日，那先被袈裟持鉢直入宮上殿坐，王前為那先作禮已乃却坐。

王白那先：那先適去，我自念：「問那先何等語？那先報我何等語？」我復自念：「所問那先，那先莫不解我意者。」我念是語，歡喜安臥至明。

那先言：我行歸舍，亦自念：「王為問我何等事？我亦為王說何等事？」我

復自念：「王所問，我輒為解之。」用是故，歡喜至明。

語竟，那先欲去，王便起為那先作禮。

受持及讀誦 讚歎並宣說 福慧俱增長 災障悉消除 現眷咸安康 先親得超昇 見聞與隨喜 同共成佛道



妙法寺 香港新界屯門藍地 <https://www.mfbm.hk>